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南北朝历史演义

(一)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 | | | | |
|-------|----|----------------------|---|
| 第 一 | 回摇 |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 员 |
| 第 二 | 回摇 | 起义师入京讨逆
迎御驾报绩增封 | 员 |
| 第 三 | 回摇 | 伐燕南冒险成功
捍东都督兵御寇 | 员 |
| 第 四 | 回摇 | 毁贼船用火破卢循
发军函出奇平谯纵 | 员 |
| 第 五 | 回摇 | 捣洛阳秦将败没
破长安姚氏灭亡 | 员 |
| 第 六 | 回摇 | 失秦土刘世子逃归
移晋祚宋武帝篡位 | 员 |
| 第 七 | 回摇 | 弑故主冤魂索命
丧良将胡骑横行 | 员 |
| 第 八 | 回摇 | 废营阳迎立外藩
反江陵惊闻内变 | 员 |
| 第 九 | 回摇 | 平谢逆功归檀道济
入夏都击走赫连昌 | 员 |
| 第 十 | 回摇 | 逃将军弃师中虜计
亡国后侑酒作人奴 | 员 |
| 第 十 一 | 回摇 | 破氏帅收还要郡
杀司空自坏长城 | 员 |

第十二回	燕王弘投奔高丽 魏主焘攻克姑臧	员远
第十三回	捕奸党殷景仁定谋 露逆萌范蔚宗伏法	员远
第十四回	陈参军立栅守危城 薛安都用矛刺虜将	员缘
第十五回	骋辩词张畅报使 貽洩溺臧质复书	员源
第十六回	永安宫魏主被戕 含章殿宋帝遇弑	员猿
第十七回	发寻阳出师问罪 克建康梟恶锄奸	员猿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第一回 摇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摇摇世运百年一大变,三十年一小变,变乱是古今常有的事情,就使圣帝明王,善自贻谋,也不能令子子孙孙,万古千秋的太平过去,所以治极必乱,盛极必衰,衰乱已极,复治复盛,好似行星轨道一般,往复循环,周而复始。一半是关系人事,一半是关系天数,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这是天下不易的至理。但我中国数千万里疆域,好几百兆人民,自从轩辕黄帝以后,传至汉、晋,都由汉族主治,凡四裔民族,僻居遐方,向为中国所不齿,不说他犬羊贱种,就说他虎狼遗性,最普通的赠他四个雅号,南方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这蛮夷戎狄四种,只准在外国居住,不许他闯入中原,古人称为华夏大防,便是此意。

汉、晋以降,外族渐次来华,杂居内地,当时中原主子,误把那怀柔主义,待遇外人,因此藩篱自辟,防维渐弛,那外族得在中原境内,以生以育,日炽日长,涓涓不塞,终成江河,为虺勿摧,为蛇若何。嗣是五胡十六国,迭为兴替,害得荡荡中原,变做了一个胡虏腥膻的世界。后来弱肉强食,彼吞此并,辗转推迁,又把十六国土宇,浑合为一大国,叫作北魏。北魏势力,很是强盛,查起他的族姓,便是五胡中的一族,其中汉族中衰,明王不作,只靠了南方几个枭雄,抵制强胡,力保那半壁河山,支持危局,我汉族的衣冠人物,还算留贻了一小半,免致遍地沦胥,无如江左各君,以暴易暴,不守纲常,不顾礼义,你篡我窃,无父无君,扰扰百五十年,易姓凡三,历代凡四,共得二十三主,大约英明的少,昏暗的多,反不如北魏主子,尚有一两个

能文能武 ,经营四方 ,修明百度 ,扬武烈 ,兴文教 ,却具一番振作气象 ,不类凡庸。他看得江左君臣 ,昏淫荒虐 ,未免奚落 ,尝呼南人为泉夷 ,南人本来自称华胄 ,当然不肯忍受 ,遂号北魏为索虏。口舌相争 ,干戈继起 ,往往因北强南弱 ,累得江、淮一带 ,烽火四逼 ,日夕不安。幸亏造化小儿 ,巧为播弄 ,使北魏亦起内讧 ,东分西裂 ,好好一个魏国 ,也变做两头政治 ,东要夺西 ,西要夺东 ,两下里战争未定 ,无暇顾及江南 ,所以江南尚得保全。可惜昏主相仍 ,始终不能展足 ,局促一隅 ,苟延残喘。及东魏改为北齐 ,西魏改为北周 ,中土又作为三分 ,周最强 ,齐为次 ,江南最弱 ,鼎峙了好几年 ,齐为周并 ,周得中原十分之八 ,江南最弱 ,鼎峙了好几年 ,齐为周并 ,周得中原十分之八 ,江南但保留十分之二 ,险些儿要尽属北周了。就中出了一位大丞相杨坚 ,篡了周室 ,复并江南 ,其实就是仗着北周的基业 ,不过杨系汉族 ,相传为汉太尉杨震后裔 ,忠良遭祚 ,足孚物望 ;更兼以汉治汉 ,无论南北人民 ,统一是一致翕服 ,龙角当头 ,王文在手 ,既受周禅 ,又灭陈氏 ,居然统一中原 ,合并南北。当时人心归附 ,乱极思治 ,总道是天下大定 ,从此好安享太平 ,哪知他外强中乾 ,受制帷帘 ,阿么小丑 ,计夺青宫 ,甚至弑君父 ,杀皇兄 ,蒸庶母 ,骄恣似苍梧 ,淫荒似东昏 ,愚蔽似湘东 ,穷奢极欲似长城公 ,凡江左四代亡国的覆辙 ,无一不蹈 ,所有天知、地知、人知、我知的祖训 ,一古脑儿撇置脑后 ,衣冠禽兽 ,牛马裾襟 ,遂致天怒人怨 ,祸起萧墙 ,好头颅被人斫去 ,徒落得身家两败 ,社稷沦亡 ,妻妾受人污 ,子弟遭人害 ,闹得一塌糊涂 ,比宋、齐、梁、陈末世 ,还要加几倍扰乱。咳 !这岂真好算做混一时代么 ?小子记得唐朝李延寿 ,撰南北史各一编 ,宋、齐、梁、陈属南史 ,魏、齐、周、隋属北史 ,寓意却很严密 ,不但因杨氏创

业,是由北周蝉蜕而来,可以属诸北史,就是杨家父子的行谊,也不像个治世真人,虽然靠着—时侥幸,奄有南北,终究是易兴易衰,才经—传,便尔覆国,这也只好视作闰运,不应以正统相待。小子依例演述,摹仿说部体裁,编成—部《南北史通俗演义》,自始彻终,看官听着,开场白已经说过,下文便是南北史正传了。

且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江南丹徒县地方,生了一位乱世的梟雄,姓刘名裕字德舆,小字叫作寄奴,他的远祖,乃是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交受封楚地,建国彭城,子孙就在彭城居住。及晋室东迁,刘氏始徙居丹徒县京口里。东安太守刘靖,就是裕祖,郡功曹刘翹,就是裕父,自从楚元王交起算,传至刘裕,共历二十—世。裕生时适当夜间,满室生光,不啻白昼;偏偏婴儿墮地,母赵氏得病暴亡,乃父翹以生裕为不祥,意欲弃去,还亏有—从母,怜惜侄儿,独为留养,乳哺保抱,乃得生成。翹复娶萧氏女为继室,待裕有恩,勤加抚字,裕体益发育,年未及冠,已长至七尺有余。会翹病不起,竟致去世,剩得—对嫠妇孤儿,凄凉度日,家计又复萧条,常忧冻馁。裕素性不喜读书,但识得几个普通文字,便算了事;平日喜弄拳棒,兼好骑射,乡里间无从施技;并因谋生日亟,不得已织屨易食,代薪为炊,劳苦得了不得,尚且囊殫鲜继,饥饱未匀;惟奉养继母,必诚必敬,宁可自己乏食,不使甘旨少亏。—日,游京口竹林寺,稍觉疲倦,遂就讲堂前假寐。僧徒不识姓名,见他衣冠褴褛,有逐客意,正拟上前呵逐,忽见裕身上现出龙章,光呈五色,众僧骇异得很,禁不住哗噪起来。裕被他惊醒,问为何事?众僧尚是瞧着,交口称奇。及再三诘问,方各述所见。裕微笑道:“此刻龙光尚在否?”僧答言:“无有。”裕又道:“上人休得妄言!

恐被日光迷目，因致幻成五色。”众僧不待说毕，一齐喧声道：“我等明明看见五色龙，罩住尊体，怎得说是日光迷目呢？”裕亦不与多辩，起身即行。既返家门，细思众僧所言，当非尽诬，难道果有龙章护身，为他日大贵的预兆？左思右想，忐忑不定。到了黄昏就寝，还是狐疑不决，辗转反侧，蒙眛睡去。似觉身旁果有二龙，左右蟠着，他便跃上龙背，驾龙腾空，霞光绚彩，紫气盈途，也不识是何方何地，一任龙体游行，经过了许多山川，忽前面笼着一道黑雾，很是阴浓，差不多似天地晦冥一般，及向下倚瞩，却露着一线河流，河中隐隐现出黄色，黑气隐指北魏，河中黄色便是黄河，宋初尽有河南地，已兆于此。那龙首到了此处，也似有些惊怖，悬空一旋，堕落河中。裕骇极欲号，一声狂呼，便即惊觉，开眼四瞧，仍然是一张敞床，惟案上留着一盏残灯，临睡时忘记吹熄，所以余焰犹存。回忆梦中情景，也难索解，但想到乘龙上天，究竟是个吉兆，将来应运而兴，亦未可知，乃吹灯再寝。不意此次却未得睡熟，不消多时，便晨鸡四啼，窗前露白了。

裕起床炊爨，奉过继母早膳，自己亦草草进食，已觉果腹，便向继母禀白，往瞻父墓，继母自然照允。裕即出门前行，途次遇着一个堪舆先生，叫作孔恭，与裕略觉面善。裕乘机扳谈，方知孔恭正在游山，拟为富家觅地，当下随着同行，道出候山，正是裕父翘葬处。裕因家贫，为父筑坟，不封不树，只耸着一抔黄土，除裕以外，却是没人相识。裕戏语孔恭道：“此墓何如？”恭至墓前眺瞭一周，便道：“这墓为何人所葬，当是一块发王地呢。”裕诈称不知，但问以何时发贵？恭答道：“不出数年，必有征兆，将来却不可限量。”裕笑道：“敢是做皇帝不成？”恭亦笑道：“安知子孙不做皇帝？”彼此评笑一番，恭是无

心，裕却有意，及中途握别，裕欣然回家，从此始有意自负，不过时机未至，生计依然，整日里出外劳动，不是卖履，就是斫柴，或见了飞禽走兽，也就射倒几个，取来充庖。

时当秋日，洲边芦荻萧森，裕腰佩弓矢，手执柴刀，特地驰赴新洲，伐荻为薪。正在俯割的时候，突觉腥风陡起，流水齐嘶，四面八方的芦苇，统发出一片秋声，震动耳鼓。裕心知有异，忙跳开数步，至一高涧上面，凝神四望，蓦见芦荻丛中，窜出一条鳞光闪闪的大蛇，头似巴斗，身似车轮，张目吐舌，状甚可怖。裕见所未见，却也未免一惊，急从腰间取出弓箭，用箭搭弓，仗着天生神力，向蛇射去，飏的一声，不偏不倚，射中蛇项，蛇已觉负痛，昂首向裕，怒目注视，似将跳跃起来，接连又发了一箭，适中蛇目分列的中央，蛇始将首垂下，滚了一周，蜿蜒而去，好一歇方才不见。裕悬空测量，约长数丈，不禁失声道：“好大恶虫，幸我箭干颇利，才免毒螫。”说至此，复再至原处，把已割下的芦荻，捆做一团，肩负而归。次日，复往州边，探视异迹，隐隐闻有杵臼声，越加诧异，随即依声寻觅，行至榛莽丛中，得见童子数人，俱服青衣，围着一臼，轮流杵药。裕朗声问道：“汝等在此捣药，果作何用？”一童子答道：“我王为刘寄奴所伤，故遣我等采药，捣敷患处。”裕又道：“汝王何人？”童子复道：“我王系此地土神。”裕赧然道：“王既为神，何不杀死寄奴？”童子道：“寄奴后当大贵，王者不死，如何可杀？”裕闻童子言，胆气益壮，便呵叱道：“我便是刘寄奴，来除汝等妖孽，汝王尚且畏我，汝等独不畏我么？”童子听得刘寄奴三字，立即骇散，连杵臼都不敢携去。裕将臼中药一齐取归，每遇刀箭伤，一敷即愈。裕历得数兆，自知前程远大，不应长栖陇亩，埋没终身，遂与继母商议，拟投身戎幕，借图进阶。继母知裕

有远志 ,不便拦阻 ,也即允他投军。

裕辞了继母 ,竟至冠军孙无终处 ,报名入伍。无终见他身材长大 ,状貌魁梧 ,已料非庸碌徒 ,便引为亲卒 ,优给军粮 ,未几即擢为司马。晋安帝隆安三年 ,会稽妖贼孙恩作乱 ,晋卫将军谢琰 ,及前将军刘牢之 ,奉命讨恩 ,牢之素闻裕名 ,特邀裕参军府事。裕毅然不辞 ,转趋入牢之营。牢之命裕率数十人 ,往侦寇踪 ,途次遇贼数千 ,即持着长刀 ,挺身陷阵 ,贼众多半披靡。牢之子敬宣 ,又带兵接应 ,杀得孙恩大败亏输 ,遁入海中。

既而牢之还朝 ,裕亦随返 ,那孙恩无所顾惮 ,复陷入会稽 ,杀毙谢琰。再经牢之东征 ,令裕往戍勾章。裕且战且守 ,屡败贼军 ,贼众退去 ,恩复入海。嗣又北犯海盐 ,由裕移兵往堵 ,修城筑垒。恩日来攻城 ,裕募敢死士百人 ,作为前锋 ,自督军士继进 ,大破孙恩。恩转走沪渎 ,又浮海至丹徒。丹徒为裕故乡 ,闻警驰救 ,倍道趋至 ,途次适与恩相遇 ,兜头痛击。恩众见了裕旗 ,已先退缩 ,更因裕先驱杀入 ,似生龙活虎一般 ,哪里还敢抵当 ?彼逃此窜 ,霎时跑散。恩率余众走郁州。晋廷以裕门有功 ,升任下邳太守。裕拜命后 ,再往剿恩。恩闻风窜去 ,自郁州入海盐 ,复自海盐徙临海 ,徒众多被裕杀死 ,所掳三吴男女 ,或逃或亡。临海太守辛景 ,乘势逆击 ,杀得孙恩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只好自投海中 ,往做水妖去了。

恩有妹夫卢循 ,神采清秀 ,由恩手下的残众 ,推他为主 ,于是一波才平 ,一波又起。荆州刺史桓玄 ,方都督荆、江八州军事 ,威焰逼人。安帝从弟司马元显 ,与玄有隙 ,玄遂举兵作乱 ,授卢循为永嘉太守 ,使作爪牙。安帝即令元显为骠骑大将军 ,征讨大都督 ,并加黄钺 ,调兵讨玄。遣刘牢之为先锋 ,裕为参军 ,即日出发。

行至历阳，与玄相值，玄使牢之族舅何穆来作说客，劝牢之倒戈附玄。牢之也阴恨元显，意欲自作卞庄，姑与玄联络，先除元显，后再除玄，裕闻知消息，与牢之甥何无忌，极力谏阻，牢之不从。裕再嘱牢之子敬宣，从旁申谏，牢之反大怒道：“我岂不知今日取玄，易如反掌？但平玄以后，内有骠骑，猜忌益深，难道能保全身家么？”遂遣敬宣赍着降书，投入玄营。

玄收降牢之，进军建康。元显毫无能力，奔入东府，一任玄军入城。玄遂派兵捕住元显，及元显党羽庾楷、张法顺，与谯王尚之，一并杀死，自称丞相，总百揆，都督中外。命刘牢之为会稽炮史，撤去兵权。牢之始惊骇道：“桓玄一入京城，便夺我兵柄，恐祸在旦夕了！”

敬宣劝牢之袭玄，牢之又虑兵力未足，不免迟疑。当下召裕入商道：“我悔不用卿言，为玄所卖，今当北至广陵，举兵匡扶社稷，卿肯从我否？”裕答道：“将军率禁兵数万，不能讨叛，反为虎伥，今梟桀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已失望将军，将军尚能得广陵么？裕情愿去职，还居京口，不忍见将军孤危呢。”言毕即退。

牢之又大集僚佐，议据住江北，传檄讨玄。僚佐因牢之反复多端，都有去意，当面虽勉强赞成，及牢之启行，即陆续散去，连何无忌亦不愿随着，与裕密商行止。裕与语道：“我观将军必不免，君可随我还京口。玄若能守臣节，我与君不妨事玄，否则设法除奸，亦未为晚！”无忌点首称善，未与牢之告别，即偕裕同往京口去了。

牢之到了新洲，部众俱散，日暮途穷，投缳自尽。子敬宣逃往山阳，独刘裕还至京口，为徐兖刺史桓修所召，令为中书参军。可巧永嘉太守卢循，阳受玄命，阴仍寇掠，潜遣私党徐

道覆 , 袭攻东阳 , 被裕探问消息 , 领兵截击。杀败道覆 , 方才回军。

既而桓玄篡位 , 废晋安帝为平固王 , 迁居寻阳 , 改国号楚 , 建元永始。桓修系玄从兄 , 由玄征令入朝。修驰入建业 , 裕亦随行。当时依人檐下 , 只好低头 , 不得不从修谒玄。玄温颜接见 , 慰劳备至 , 且语司徒王谧道 : “刘裕风骨不常 , 确是当今人杰呢。”谧乘机献媚 , 但说是天生杰士 , 匡辅新朝 , 玄益心喜。每遇宴会 , 必召裕列座 , 殷勤款待 , 赠赐甚优。独玄妻刘氏 , 为晋故尚书令刘耽女 , 素有智鉴 , 尝在屏后窥视 , 见裕状貌魁奇 , 知非凡相 , 便乘间语玄道 : “刘裕龙行虎步 , 瞻顾不凡 , 在朝诸臣 , 无出裕右 , 不可不加意预防 !”玄答道 : “我意正与卿相同 , 所以格外优待 , 令他知感 , 为我所用。”刘氏道 : “妾见他器宇深沈 , 未必终为人下 , 不如趁早翦除 , 免得养虑贻患 !”玄徐答道 : “我方欲荡平中原 , 非裕不能为力 , 待至关陇平定 , 再议未迟。”刘氏道 : “恐到了此时 , 已无及了 !”玄终不见听 , 仍令修还镇丹徒。

修邀裕同还 , 裕托言金创疾发 , 不能步从 , 但与何无忌同船 , 共还京口。舟中密图讨逆 , 商定计画。既至京口登岸 , 无忌即往见沛人刘毅 , 与议规复事宜。毅说道 : “以顺讨逆 , 何患不成 ? 可惜未得主帅 !”无忌未曾说出刘裕 , 唯用言相试道 : “君亦太轻量天下 , 难道草泽中必无英雄 ?”毅奋然道 : “据我所见 , 只有一刘下邳蒧。”无忌微笑不答 , 还白刘裕。适青州主簿孟昶 , 因事赴都 , 还过京口 , 与裕叙谈 , 彼此说得投机。裕因诘昶道 : “草泽间有英雄崛起 , 卿可闻知否 ?”昶答道 : “今日英雄 , 舍公以外 , 尚有何人 ?”裕不禁大笑 , 遂与同谋起义。

裕弟道规 , 为青州中兵参军。青州刺史桓弘 , 为桓修从

弟,裕因令昶归白道规,共图杀弘。且使刘毅潜往历阳,约同豫州参军诸葛长民,袭取豫州刺史刁逵。一面再致书建康,使友人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等,同作内应。自与何无忌用计图修,依次进行。看官听说,这是刘裕奋身建功的第一着!小子有诗咏道:

发愤终为天下雄,不资尺土独图功。
试看京口成谋日,豪气原应属乃公。

欲知刘裕能否成功,容待下回续叙。

开篇叙一楔子,括定全书大意,且援李延寿史例,将隋朝归入北史,见地独高。及正传写入刘裕,历述符讖,俱系援引南史,并非向壁臆造。惟经妙笔演出,愈觉有声有色,足令人刮目相看。桓玄妻刘氏,鉴貌辨色,能知裕不为人下,劝玄除裕。夫蛇神尚不能害寄奴,何物桓玄,乃能置裕死地乎?但巾幗中有此慧鉴,不可谓非奇女子,惜能料刘裕而不能料桓玄。当桓玄篡位之先,不闻出言匡正,是亦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欤?惟晋事当具晋史,故于晋事从略,第于刘裕事从详云。

第二回 摇 起义师入京讨逆 迎御驾报绩增封

摇摇却说刘裕既商定密谋，遂与何无忌托词出猎，号召义徒。共得百余名，最著名的约二十余人，除何无忌、刘毅外，姓名如左：

刘道怜摇魏咏之摇魏欣之摇魏顺义摇檀凭之摇檀祗隆摇檀道济摇檀范之摇檀韶摇刘藩摇孟怀玉向弥摇管义摇周安穆摇刘蔚摇刘珪之摇臧熹摇臧宝符摇臧穆生童茂宗摇周道民摇田演摇范清

这二十余人各具智勇，充作前队。何无忌冒充敕使，一骑当先，扬鞭入丹徒城，党徒随后跟入。桓修毫不觉察，闻有敕使到来，便出署相迎，无忌见了桓修，未曾问答，即拔出佩刀，把修杀死。随与徒众大呼讨逆，吏士惊散，莫敢反抗。刘裕也驰入府署，揭榜安民，片刻即定。当将桓修棺殓，埋葬城外。召东莞人刘穆之为府主簿，更派刘毅至广陵，嘱令孟昶刘道规，即日响应。

昶与道规，伪劝桓弘出猎，以诘旦为期。翌日昧爽，昶等率壮士数十人，伫待府署门前，一俟开门，便即驰入。弘方在啜粥，被道观持刃直前，劈破弘脑，死于非命。当即收众渡江，来会刘裕。

徐州司马刁弘，闻丹徒有变，方率文武佐吏，来至丹徒城下，探问虚实，裕登城伪语道：“郭江州已奉戴乘舆，反正寻阳，我等奉有密诏，诛除逆党，今日贼玄首级，已当晓示大航。诸君皆大晋臣，无故来此，意欲何为？”刁弘等信为真言，便即退去。

可巧刘道规、孟昶等自广陵驰至，众约千人，裕即令刘毅追杀刁弘。待毅归报，又令毅作书与兄，即遣周安穆持书入京，促令起事。原来毅兄刘迈留官建康，桓玄令迈为竟陵太守，整装将发。既得毅书，踌躇莫决。安穆见迈怀疑，恐谋泄罹祸，匆匆告归，连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等处也未及报闻。迈计无所出，意欲夤夜下船，赴任避祸。忽由桓玄与书，内言北府人情，未知何如？近见刘裕，亦未知彼作何状，须一一报明。此书寓意，乃俟迈抵任后，令他禀报。偏迈误会书义，还道玄已察裕谋，不得不预先出首。遂不便登舟，坐以待旦，一俟晨光发白，即入朝报玄。

玄闻裕已发难，不禁大惧，面封迈为重安侯。迈拜谢退朝，偏有人向玄谮迈，谓迈纵归周安穆，未免同谋。玄乃收迈下狱，并捕得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三人，与迈同日加刑。一面召弟桓谦，及丹阳君卞范之等，会议拒裕，谦请从速发兵，玄欲屯兵覆舟山，坚壁以待。经谦等一再固请，始命顿邱太守皇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遏裕军。

裕闻桓玄已经发兵，也锐意进取，自称总督徐州事，命孟昶为长史，守住京口。集得二州义旅，共千七百人，督令南下。且嘱何无忌草檄，声讨玄罪。

无忌夜作檄文，为母刘氏所窥，且泣且语道：“我不及东海吕母，汝能如此，我无遗恨了！”至无忌檄已草就，翌晨呈入。裕即令颁发远近，大略说是：

夫成败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圣明。自我大晋，屡遭阳九，隆安以来，国家多故，忠良碎于虎口，贞贤毙于豺狼。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难，凶力繁兴，逾年之间，遂倾里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

七庙毁坠。虽夏后之罹浞殪，有汉之遭莽卓，方之于玄，未足为喻。自玄篡逆，于今历年，亢旱弥时，民无生气，加以土庶疲于转输，文武困于版筑，室家分析，父子乖离，岂惟大东有杼轴之悲，漂梅有倾筐之怨而已哉！仰观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为可亡？凡在有心，谁不扼腕？裕等所以椎心泣血，不遑启处者也，是故夕寐宵兴，搜奖忠烈，潜构崎岖，险过履虎，乘机奋发，义不图全。辅国将军刘毅，广武将军何无忌，镇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咏之，宁远将军刘道规，龙骧参军刘藩，振威将军檀凭之等，忠烈断金，精白贯日，荷戈奋袂，志在毕命。益州刺史毛璩，万里齐契，扫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宫于寻阳。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率部曲，保据石头。扬武将军诸葛长民，收集义士，已据历阳。征虏参军庾颐之，潜相连结，以为内应。同力协规，所在蜂起，即日斩伪徐州刺史安城王桓修，青州刺史桓弘。义众既集，文武争先，咸谓不有统一，则事无以辑。裕辞不获命。遂总军要，庶上凭祖宗之灵，下罄义夫之力，翦馘逋逆，荡清京华。公侯诸君，或世树忠贞，或身荷爵宠，而并俯眉猾竖，无由自效，顾瞻周道，宁不吊乎！今日之举，良其会也。裕以虚薄，才非古人，受任于既颓之连，接势于已替之机，丹忱未宣，感慨愤激，望霄汉以永怀，盼山川以增伫，投檄之日，神驰贼廷。檄到如律令！

观檄中所载，如毛璩以下，多半是虚张声势，未得实情。郭昶之何曾反正，王元德并且被诛。就是诸葛长民，亦未能据住历阳，不过讹以传讹，也足使中土向风，贼臣丧胆。桓玄自刘裕起兵，连日惊惶，或谓裕等乌合，势必无成，何足深惧？玄摇首道：“刘裕为当世英雄，刘毅家无担石，樗蒲且一掷百万，何无忌酷似若舅，共举大事，怎得说他无成呢？”果然警报频

来,皇甫之败死江乘,皇甫敷败死罗洛桥,那刘裕军中,只丧了一个檀凭之,进战益厉。玄急遣桓谦出屯东陵,卞范之出屯覆舟山西,两军共计二万人。

裕至覆舟山东,令各军饱餐一顿,悉弃余粮,示以必死。刘毅持槊先驱,裕亦握刀继进,将士踊跃随上,驰突敌阵,一当十,十当百,呼声动天地。凑巧风来助顺,因风纵火。烟焰蔽天,烧得桓谦、卞范之两军,统变成焦头烂额,与鬼为邻。桓谦、卞范之,后先骇奔,裕复率众力追,数道并进。玄已料裕军难敌,先遣殷仲文具舟石头,为逃避计。至是接桓谦败耗,忙令子升策马出都,至石头城外下舟,浮江南走。裕得乘胜长驱,直入建康。

京中已无主子,由裕出示安民,且恐都人惶惑,徙镇石头城,立留台,总百官,毁去桓氏庙主,另造晋祖神牌,纳诸太庙。更遣刘毅等追玄,并派尚书王骥,率百官往迎乘舆。一面收诛桓氏宗族,使臧熹入宫,检收图籍器物,封闭府库。

司徒王谧本系桓玄爪牙,玄篡位时,曾亲解安帝玺绶,奉玺授玄。当时大众目为罪魁,劝裕诛谧,偏裕与谧有旧,少年孤贫时,尝由谧代裕偿债,至此不忍加诛,仍令在位。谧又向裕贡谏,愿推裕领扬州军事。裕一再固辞,令谧为侍中,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谧更推裕都督八州,兼徐州刺史,裕乃受任不辞。令刘毅为青州刺史,何无忌为琅琊内史,孟昶为丹阳令,刘道规为义昌太守,所有军国处分,均委任刘穆之。仓猝立办,无不允惬。

惟诸葛长民愆期未发,谋泄被执,刁逵尚未得建康音信,把长民羁入槛车,派使解京。途次闻桓玄败走,建康已为刘裕所据,那使人乐得用情,即将长民放出,还趋历阳。历阳军民,

乘机起事,围攻刁逵。逵溃围出走,凑巧遇着长民,兜头截住,再经城中兵士追来,任你刁逵如何逞刁,也只好束手受缚,送入石头,饮刀毕命!

桓玄逃至寻阳,刺史郭昶之,供玄乘舆法物,玄仍自称楚帝,威福如故。嗣闻刘毅等率军追来,将到城下,玄又惊惶失措,急遣部将庾雅祖、何澹之堵住湓口,自挟一主二后,西走江陵。刘毅与何无忌、刘道规诸将,至桑落洲,大破何澹之水军,夺湓口,拔寻阳,遣使报捷。刘裕因安帝西去,乃奉武陵王司马遵为大将军,入居东宫,承制行事。再伤刘毅等西追桓玄。

玄至江陵,收集荆州兵,有众二万,复挟安帝东下。行抵峥嵘洲,正值刘毅各军,扬帆前来。刘道规望玄船,麾众先进,刘毅、何无忌,鼓棹随行。此时正是仲夏天气,西南风吹得甚劲,道规乘风纵火,毅等亦助薪扬威,烧得长江上下,烟雾迷濛。玄所督领诸战舰,多半被焚,部卒大乱。玄慌忙改乘小舟,仍将安帝挟去,遁还江陵。

部将殷仲文叛玄降刘,奉晋二后还京。玄再返江陵,人情离叛,没奈何乘夜出奔,欲往汉中。南郡太守王腾之,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安帝入南郡府,寻迁江陵。

益州刺史毛璩有侄修之,为玄屯骑校尉,诱玄入蜀。玄依言西行,至枚回洲,适上流来了丧船数艘,船首立着一员卫弁,与修之打了一个照面,便厉声呼:“来船中有无逆贼?”修之不答,桓玄却颤声说道:“我是当今新天子,何处盗贼,敢来妄言!”道言未绝,那对船上又跳出二将,拈弓搭矢,飞射过来,玄嬖人万盖、丁仙期,挺身蔽玄,俱被射倒,玄正在惊惶,突有数人持刀跃入,为首的正是对船卫弁。便骇问道:“汝……汝等何人?敢犯天子!”卫弁即应声道:“我等来杀天子的贼